樊仲雲主編

新生命大衆文庫

民族英雄事略之九

鄭成功

周木齋編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

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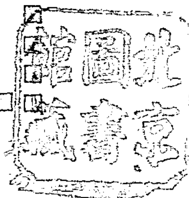
民族英雄事略之九

鄭成功

周木齋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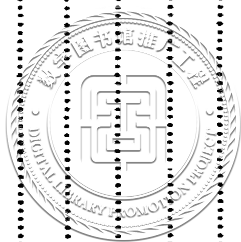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



鄭成功 目次



一 謹謝儒服

侵奪我們東北四省，製造滿洲僞國的日本，不是曾召集什麼「臺灣對岸會議」嗎？「對岸」指什麼？這很難解釋。會議的結果，不是有祕密的部分嗎？怎樣的祕密？這是公開的。我們聽慣了「公開的祕密」的話，就是這類的事。

臺灣從前不是中國的領土嗎？而今呢？想起了最初臺灣之屬我

中國，我們却失之一旦，眞不禁感慨系之。而這位開闢臺灣的英雄，他不但揚威海外，且以臺灣爲根據，進而反抗異族的統治，所以當此外侮侵迫，國勢危殆之時，我們是更不由的記起過去的英雄。這位英雄是誰呢？便是明末在東南一隅反抗滿清的鄭成功。

鄭成功生於日本的平戶。說也奇怪，他既是中國人，怎的會生在日本呢？原來他的父親，名叫芝龍，是福建南安縣人，少時落魄日本，娶平戶士人田川氏的女爲妻，遂生他的。

他本來的名字，不叫成功，是森。在弘光時，入南京大學，師事錢謙益，謙益替他取字大木，什麽時候纔叫成功的呢？是在後來唐王稱帝福州，芝龍叫他入朝，唐王很奇視他，曾撫他的背說：

『惜朕無女配卿。卿可盡忠吾家，勿忘故國。』

於是賜姓名朱成功，成功一名。本和朱姓相聯，但也有人稱他爲鄭成功。因爲朱是國姓，所以中外又呼他爲『國姓爺。』這賜姓的佳話，和他同時的黃宗羲，曾作賜姓始末一文。

成功爲人，風采掩映，奕奕耀人，卓越不羈，懷有大志，讀書穎敏，不治章句。戶部侍郎王觀光見了他，對芝龍說：

『此兒英物，非爾所及。』

後來芝龍降清，他却始終反清，就是他們父子倆不同的地方，這話竟能應驗。

芝龍初爲臺灣的海盜，後受明廷的招撫，居住泉州，富甲全閩，第

宅縱橫，蜿蜒數里。宏光帝立，封南安伯。南都滅亡，福王被執，魯王監國紹興，唐王也稱帝於福州，建元隆武（一六四五），成功就是在這年入朝的。芝龍對於唐王，以擁立的關係，封平虜侯，晉平國公，主持戎機。成功也因得唐王的奇視，除賜姓名以外，又封御營中軍都督，賜尚方劍，儀同駙馬。

芝龍雖掌軍政，但是無意出兵，唐王屢次催促，都以餉絀推諉。當時清廷派洪承疇招撫江南，黃熙胤招撫福建，二人都與芝龍同里，所以已密使通款了。為了這個緣故，他還利用成功和唐王的密切，使成功入侍唐王的左右，藉以窺察動靜。

成功對於他父親的這種行為，是不滿的。一天，他見唐王悶坐，頓

時悲來，便泣奏道：

「陛下鬱鬱不樂，得毋以臣父之故歟？臣受厚恩，義無反顧，請以死捍陛下！」

唐王封他爲忠孝伯。這個封號，倒値得玩味的。一般說來，成功祇能說是忠於唐王，却不得說孝於芝龍。然而這見解是多麼鄙陋！誰都以爲順從是孝，却不知大義滅親也是孝。誰都以爲忠孝不能兩全，却不知盡忠也就是盡孝。世俗把「忠」字講壞了，把「孝」字更講壞了。

隆武二年（一六四六），兩浙事敗，魯王航海，清兵乘勝，大舉入閩。這時芝龍暗中已受洪承疇的約款，託辭海寇入犯，須往備禦，便盡撤閩

隘水陸的防務，致使仙霞嶺間空無一人。清兵長驅直入，連陷延平福州。唐王被執，絕食而死。芝龍退屯安平。因為以前通款洪黃的信，尚無回報，猶豫不決，未敢迎降；又自以為先撤仙霞關的防兵，對清兵無一矢相加，而且兩粵素屬部下，若招來以投效，則閩粵總督可得了。清貝勒王博洛，遣使招他歸降。他說：

「我非不欲忠於清，恐以立王為罪耳。」

但清將韓固山，仍是率兵進逼。芝龍惱羞成怒，說：

「既招我，何相逼也？」

博洛切責固山，令移軍三十里，並貽書芝龍道：

「吾所以重將軍者，以能立唐藩也。人臣事主，苟有可為，必竭其力。力不勝天，則投

明而事建不世之功，此士之一時也。——若將軍不輔立，吾何用將軍哉？且兩粵未平，今鑄閩粵總督印以待。』

芝龍得書，正中下懷，歡喜極了。便召成功計事。成功當然不贊成的，也沒別法，祇得泣諫。

『父教子忠，不聞以貳！且北朝何信之有？』

這樣以道義利害來打動他的心腸。但他秉改以來，田園遍於閩粵，增置莊倉五百餘所，那裏肯聽這不入耳的話，反板起了臉孔，斥成功道：

『喪亂之天，一彼一此，誰能常之？若幼，惡識人事！』

他却別有一番道理。老成持重的他，終於識人事地進了降表。

他家以爲芝龍既降，當可免清兵的暴掠，不設防備。淸兵到了安平，大肆淫掠，成功的母親也被淫，自縊而死。

這時，成功眼睜睜看着故國一脈，垂絕的淒涼景象，父親的强顏從賊，母親的遭遇汚辱，真正是極人世的慘變了。然而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他在國破、家亡、生離、死別的境遇中，終於找出一條路來。這路還是他父親所罵過他的不識人事的路，但他這時是可以邁步前進了。不過他雖遇唐王的器重，實際並未參與兵事，所以意氣狀貌，仍是一介書生。他想這樣是不行的。他躊躇，他決定，他攜着所著的儒巾藍衫，跑進孔廟裏去，將這些點綴昇平的擺設，一把火都給焚燒了，然後四拜先師，朝天呼道：

『昔爲孺子，今爲孤臣。向背去留，各行其是。謹謝儒服，惟先師昭鑒之！』

說罷，長揖不顧而去。

從此，他再不是一位斯斯文文的書生，要做一位轟轟烈烈的民族英雄、海上英雄了。

二　雄據兩島

成功偕同相好的陳輝、張進、施琅、洪旭等九十餘人，乘着兩艘巨艦入海，募兵南澳，得數千人自稱：

『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。』

旋聞桂王即位肇慶，改元永曆，便遙尊他爲帝。

順治四年（一六四七），成功率師泊鼓浪嶼，設高皇帝神位，定盟恢復。七月，攻海澄，不克而還。八月，與鄭鴻逵合攻泉州，敗清提督趙國佐數百騎於桃花山，追到城下。清副將王進，從漳州赴援，泉州圍解，成功囘島。

五年（一六四八）三月，成功攻同安，戰於店頭山，清將棄城逃走。成功進據同安，又攻泉州。七月，清總督陳錦率佟國器、李率泰赴援，成功囘島，以丘縉、林壯猷負責守禦。清兵日夜急攻，同安陷落，丘、林殉難，人民也遭屠殺。

六年（一六四九）三月，成功遣施琅等攻克漳浦，下雲霄，抵詔安。七

月，桂王遣使至島，封成功爲延平公。

七年（一六五〇），廣東潮州人黃海如、陳斌，導成功入潮州，敗清師於潮陽。

當清兵入閩時，和成功同時入海的，還有鄭彩及其弟聯，這時他們已據廈門、梧州。廈門即中左所，和鼓浪嶼僅隔一衣帶水；梧州就是金門：同隸同安，或稱兩島。

成功祕密與部下計議說：

「兩島，吾家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！」

於是挾戰勝的餘威，打從揭陽揚帆，向着兩島進發。

鄭彩因震於成功的聲名，建議全軍出備。鄭聯不聽，也不設備。

中秋佳節，成功到了廈門。那時鄭聯正醉臥萬石巖，報至，不通。次日早晨，出見成功，兩人交拜極歡，成功笑對聯說：

『兄能以一軍見假乎？』

聯還沒有回答，一般士卒，已都挺身而前，齊聲高呼，情願效命。成功乘羣情激昂的時候，當下麾動軍隊，巡視聯船，諸將都讋服不敢動。

這樣成功不折一兵，便幷合了聯軍，據有兩島。一時聲勢盛大，海上各軍，全都歸屬，計有四萬餘人。

三 福建攻守

清兵平閩，又攻廣東，於七年十一月攻陷廣州，明總督杜永和，奔至瓊州。

八年（一六五一）正月，成功赴援。二月，停舟於平海衛。清福建巡撫張學聖，偵知廈門單薄，便急調總兵馬得功，前去襲取，成功從叔芝莞，不事守備，棄島逃走。不久，鄭鴻逵率兵從揭陽趕到。這纔把得功逐走了。四月，成功從平海還，按罪誅殺芝莞。因此諸將驚懼，兵勢復振。五月，攻南溪，敗漳鎮王邦俊。十一月，敗清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。十二月，攻漳浦，守將楊世德、陳堯策投降。

九年（一六五二）正月，又攻海澄，守將郝文興降。二月，進攻長泰，成功中軍提督甘輝，獨足行走，驍勇過人，這時一馬當先，殺奔清營，和清

將渾號人稱『老虎』的王進，在北溪撲面碰見了，誰都不肯輕鬆地饒過誰，就此兩馬相當，猛力擊搏起來。甘輝把戈刺去，王進閃身躲過了，王進將箭射來，甘輝也順手揮落，從早晨到午刻，還是不見高低，使得兩方從後陸續來的兵士，都驚呆了，不上前打，儘在旁邊看了發怔，就是當初東漢末年孫策和太史慈戰於神亭，想也不過如此，直到兩家兵馬齊到，這纔各自分解開來。王進退入城中，甘輝日夜進攻，仍不能破。清陳錦援兵到，戰於江東橋北，陳錦潰敗，逃奔泉州。鄭軍又攻長泰，城陷，王進出走，漳州屬邑俱下。

五月，清金衢總兵馬逢知赴援，突入漳州。成功圍城，圍得水洩不通。城中食盡，相率吃人，萬戶洞開，好比墟墓，那些殘鼠飢鳥，白晝間都

躊躇在几上徘徊着。據說到了九月，有一書生，已餓得精疲力盡了，率領妻子關門，一陣悽愴，便氣絕身死了。鄰舍有一個小兒，也餓得走頭無路，便悄悄地將那屍體偷來煑吃。祇見屍體的腸中所纍積着的，都是一些故紙字書，上面的字句還可以隱約辨認。受飢餓煎熬的鄰兒，本已餓得發昏，飢火上升，看到這番光景，正如兜頭潑了冷水，受了這一刺激，也隨着氣絕了。十月，清金固山率援軍到，漳州圍解。但城中已死亡枕藉，僅存的人，也已奄奄一息，所以當他們指溝中的白骨歷數姓字的時候，任是怎樣悲傷，已經不能流下一滴淚來。成功也因圍城已久，士卒困疲，糧餉缺乏，祇得暫時退保海澄。

十年（一六五三）五月，固山攻海澄，城壞百餘丈。成功親立雉堞，堵

禦清兵，矢石像雨般地飛射過來，左右死喪層積。但他毫不畏懼，一面和諸將飲於敵樓，一面指揮着士卒作戰。一天，清軍空礮連發，成功對諸將說：

「是號礮也，將薄城矣。」

下令兵士一個個都握着斧頭，嚴陣以待，並傳告他們說，敵人到了就砍。清兵渡濠登城，一廝養卒首先舉起巨斧砍去，接着大家齊砍，那些清兵，直被砍落塡滿溝濠，固山解圍逃走，澄守愈鞏固了。

十一年（一六五四）清廷遣芝龍的少子世忠，拿了芝龍的親筆信，招撫成功，封他爲海澄公。成功不從，反而乘機登岸措餉，縱橫福州、興化等郡。清廷又遣滿員入海招撫，成功還是不從。滿員回去覆命，清廷

便把芝龍置諸刀俎，並戍芝之豹於寧古塔，以爲恫嚇，成功依舊還他一個不睬。

十二月，成功又攻漳州，守將劉國軒降，十邑俱下。乘勝又攻泉州。

十二年（一六五五）正月，遣將攻仙游。五月，遣將攻舟山，守將巴臣興降。六月，破安平及惠安、同安、南安三邑。

十三年（一六五六）三月，清定遠大將軍濟度，從泉州攻兩島，大敗而還。五月，成功囤積糧草，以鞏固海澄的防務，準備北伐，並尅日解纜啓行。海澄守將黃梧，以曾由蘇茂的統率攻揭陽，戰敗，蘇茂被斬，深懼成功用法嚴峻，禍及已身，所以突然降清。甘輝聞變進攻，不勝，便入土城，取出蓄積，隨同成功破閩安鎮，進逼福州。不克，轉略溫台等郡。還攻

甯德，甘輝殺滿帥阿克襄。

四　江南進退

成功連年用兵，攻城略邑，軍紀嚴明，禁絕淫掠。自取漳州，兵勢愈盛，於是分所部為七十二鎮，委任六官，分理庶事，改中左所為思明州。監國魯王，已於順治八年（一六五七）與張名振、張煌言赴廈門依成功，這時成功奉魯王及盧溪王、甯靖王居金門，厚贍宗室，禮待遺臣。十五年（一六五八）播遷雲南的永曆帝，遣周金揚航海至島，進封成功延平郡王，甘輝崇明伯，萬禮建安伯，黃廷永安伯，郝文興慶都伯，王秀山祥符伯，張煌言兵部左侍郎。成功議謀大舉，整頓軍隊，以五萬

習水戰，五萬習騎射，五萬習步擊，萬人供策應。又挑選精壯的力士一萬，身披鐵鎧，上繪朱碧彪文，留其兩目，執大刀，峙陣前，專砍馬足，號曰『鐵人』。計戈船之士十七萬。以張煌言所統率的浙江軍爲嚮導，連陷溫、台，駐軍羊山。

忽然颶風暴起，撞破巨艦數十，飄沒戰士數千，祇得退回廈門。十六年（一六五九）清軍大舉入滇，江南空虛。成功決意進攻，以爲牽制。

五月，由崇明入江。

這時清蘇松提督駐松江，江甯提督駐福山，分守要害：圌山及譚家洲，都設大礮；金焦二山，都橫鐵鎖江中。

七月，成功到了焦山，對諸將說：

「瓜洲，金陵門戶，須先破之。」

當下面授機宜，令程應璠督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等，進奪譚家洲礮；張亮督善泅水的人，盪舟斷江中的鐵索；張煌言會合水師提督羅蘊章，各督所部，待江中的鐵索斷了，便進據瓜州的上流，焚奪木城。

成功自督親軍，與中提督甘輝，左提督翁天祐，先鋒鎮楊祖建，直擣瓜州。清將朱衣祚、左雲龍，率領滿漢騎兵一萬應戰，背港而軍，礮石交擊。

兩軍尚未合戰，張亮已斷鐵索，鄭師揚帆，麾軍大進。右武衞統領

周全斌，帶甲浮水，率兵登岸，身中五矢，氣愈奮發，破陣直前，斬雲龍於橋下。衣祚逃進城中，韓英奪門而入，登城樹幟。全斌見了，迅速地進陷城的西北隅，擒獲衣祚，搜殺滿兵幾盡。一時守譚家洲及木城的清兵，也都潰散，死亡無算。萬禮更繞出瓜州的後面，擊潰清軍的餘衆。

成功破了瓜州，進攻鎭江。清軍援師紛集，領兵的都是一時的宿將。兩軍戰於銀山，清兵大敗，援兵存的，僅有十分之一。成功又克鎭江。

當此之時，甘輝主張北取揚州，斷山東的師旅；南據京口，絕兩浙的漕運；嚴扼咽喉，號令各部，南都可以不勞而定。

成功不聽。七月，率師登舟，進取南京。

又在這時，蕪湖有降書到。成功對煌言說：

『蕪湖，上游門戶，倘留都（指南京）不能旦夕下，則江楚之援日至。控扼要害，非公不可。』

煌言便領所部，別由蕪湖進取徽州、甯國諸路，移檄遠近。諸郡相率歸附，計有太平、甯國、池州、徽州四府，廣德、和陽二州，當塗、蕪湖、繁昌、宣城、甯國、涇縣、南陵、太平、旌德、貴池、銅陵、建德、東流、石埭、青陽、巢縣、含山、舒城、廬江、高淳、溧陽、建平二十二縣；而下流的淮、揚、蘇、常四府，也呈着旦夕可望反正的形勢。恰值南京大兵大半移征雲貴，守備空虛，松江提督馬進寶又擁兵觀望，陰通成功，於是東南大震。

有一清帥，單騎東逃，路中走得餓了，在一個村莊的店裏，打算吃飯。這店裏祗有一個老年的婦人。清帥驚惶地問她道：

『今代何如?』

她不知道他是一位清帥，唸了一聲阿彌陀佛，合掌向天謝道：

『聞殺北人盡矣!』

清帥聽了這話，格外害怕，連飯也不敢吃，餓着肚皮，催馬加鞭，一溜煙地跑了。

八月，成功進圍南京。清兩江總督郎廷佐，假意遣使與成功通款，以緩他的進攻，待援軍的到來。成功信以爲真，按兵儀鳳門外，依山爲營，連亘數里。

清軍千騎，壓前鋒營，被余新所擊敗，因此他便驕傲，放縱兵士，輕敵不備。成功聞情，令張英責備他。他仍不改故態。有一兵士，逃歸清營，

告遞前鋒營的軍情，並請爲攻擊的嚮導。清援軍崇明總兵梁化鳳，夜率勁騎五百，出神策門，襲前鋒營於白土山。余新不及披甲，倉皇出拒，被擒。成功聞變，遣翁天祐馳援，但已來不及了。

清兵從儀鳳門鐘阜門出，三路攻前，騎兵繞出山後夾擊。成功令甘輝守營，自出江上調舟師。諸營見山上的麾蓋不動，不敢退走，又因未奉號令，未曾相救，所以大敗。

甘輝且戰且走，到了江邊，突因馬躓，被擒。當他解到城南金水橋時，曾眼看見余新正在屈膝下跪，不由心頭火起，猛力踢去，指手痛罵，壯烈地死了。

成功退還鎭江，計議囘島，使馬信韓英督舟師，堵守江口，周全斌

黃昭，吳豪爲後殿，餘軍次第登舟。

在歸途中，又攻崇明，未下。

十月，回抵廈門，一時成功悔痛交集，不禁灑下熱淚，哭甘輝道：

『吾早從將軍言，何至於此！』

於是自貶王爵，立忠臣廟，祀死難的諸烈士，以甘輝爲第一人。

在這期間，張煌言也被清軍所敗，倉卒由徽寧山中從錢塘入海了。

五　廈門殲敵

清定江南，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，於十七年（一六六〇）五月，分

出漳州、同安，以廣東的降將爲導，合攻廈門。

成功以陳鵬守高崎，阻遏同安；鄭泰出浯州，阻遏廣東：自率諸部，阻遏海門。

從漳州出發的清艦，進迫海門。成功命陳堯葇傳令諸將，碇海中流，按軍不動，祇是揚徽而鼓。指揮未定，漳艦驟至，諸將倉卒受命，沒有敢先發的，因此周瑞、陳堯葇爲清兵所乘，都戰死了。

向午，東風盛起，成功親自搴旗出發，引巨艦橫擊清艦，鄭泰從浯囘縱擊，那怒吼的狂風掀起，驅逐着洶湧的浪濤，兵士全都發動，各施展平素慣習的技能，乘風破浪，奮勇百倍。清兵因爲經不起偌大風浪的震盪，一個個都頭暈目眩，顛仆嘔吐，不能作戰，直被殺得屍布海面，

葬埋在浪濤的捲泛裏。

同時，在同安的清艦，進攻高崎。陳鵬約降，令部下不抵抗。陳蟒不從。當清兵涉水爭先的時候，他說：

『事急矣，當決一死！』

便率領直屬的部隊，與殿兵鎮合擊清兵。清兵措手不及，紛紛潰退下來，因被重鎧，陷在泥淖，被殺一千六百餘人，連首領哈喇土星也遭擒。

事後，成功收殺陳鵬，而以陳蟒代掌他的職務。

清軍兩路攻廈的軍事失敗後，達素便在福州自殺。

從此以後，終成功的時代，沒有再敢問津的了。

六 臺灣歸疆

成功自從江南敗歸，雖擊退由漳州、同安進犯的清兵，但因雲、貴平定，清廷得以一意對付沿海，防範愈臻鞏固，所以不得不放棄他十餘年來的江南進取政策，另覓臺灣做根據地，直接爲自己增添一頁嶄新的紀錄，間接爲中國開闢一塊廣大的領土。

臺灣屹立於東海南海間，縱二千八百里，橫五百里，距離廈門，約五百里。本爲馬來種的生番所據，不曾受中國的統治。明嘉靖中始漸爲中國及日本人所注意。天啓四年（一六二四）在澎湖的荷蘭人，被明軍及土人所逼，退據臺灣的安平，築城稱曰者覽家（Fort Zeelandia），

接着又在臺灣築赤嵌城(Fort Providentia)，恃其城寨與鎗礮的堅利，壓倒當地的中日兩國人。開發水利，獎勵屯墾，與建學校，傳布宗教，撫恤生番，並教以荷蘭語，儼然爲臺灣的領主了。後來明廷外受滿洲的侵略，內有流寇的蜂起，避難臺灣的人，一天多似一天。到崇禎時，福建大旱，巡撫熊文燦依鄭芝龍的建議，用船舶徙饑民數萬赴臺，每人給銀三兩，三人給牛一頭，使開墾島上的荒地。他們散屯城外，因土性的肥沃，收穫豐富，吸引了許多漳泉二州的人民，相率到那裏去。這樣，中荷在臺灣的移民勢力，漸相匹敵起來。成功的佔有臺灣，是和這有關係的。

當成功正在窺伺形勢，圖謀進取臺灣的時候，那裏的中國僑民，

已私與成功通約。臺灣總督荷蘭人科愛脫（Coyet），聞訊大怒，下令捕治。因此愈激起中國僑民的反感。恰巧這時，臺灣荷蘭通譯何斌，負債逃到廈門，進獻地圖，請爲嚮導。成功看了，嘆道：

「此真海外之扶餘也！」

他決意征臺了。

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三月，先以戰艦百艘，泊於離臺灣約二百里的澎湖，圖進取鹿耳門。

門外有淺沙數十里，舟行到此，不能近岸。荷人又沉大艘，堵塞港口。這是不能飛渡的。

鄭艦駛至鹿耳門時，海水驟然漲起，約有丈餘。成功額手稱慶地

說：

「此天所以哀孤臣而不委之壑也！天赦孤臣，必有寧宇矣。」

大小戰艦，啣尾渡過，就在安平附近登陸，先斷安平赤嵌間的交通，接着又克赤嵌。

荷蘭兵戰不利，保守安平，而告急於巴達維亞(Batavia)。巴達維亞總督派遣兵艦七艘，兵七百人赴援。適清廷的邊吏致書於科愛脫。請合兵先驅逐成功侵擾大陸沿海的餘衆，再攻他的本營，所以荷人便分五艘相應。

安平重圍九月，成功發礮攻城，城壁堅厚，仍不能破。後來聽了島民的話，塞住城外高山上貫通城內的水源，以困荷人。並遣使告訴他

們說：『予我先人故土者，子女玉帛，任爾所之。』科愛脫知不敵，祇得開城出降。

當時議定條件八款，如左：

一　荷人得攜帶必需的食料及彈藥而去。

二　荷人得攜帶私有財產而去。

三　荷人得攜帶一定的金錢而去。

四　荷人得奏樂裝藥，攜帶武器而去。

五　交換俘虜。

六　成功交還其所奪荷人的船舶。

七　商會的財產與城寨，一律讓於成功。

八　荷蘭政府的國書，都蕩往巴達維亞。

荷蘭經營三十七年（一六二四——一六六一）的殖民地臺灣，這樣便改隸於成功，科愛脫率領着殘兵官吏商賈回向巴達維亞去了。成功佔領臺灣，於是以赤嵌城爲承天府，設置天興、萬年二縣，組織政府，而仍奉永曆朔，興農業，修兵備，定法制，建學校，禮待明室渡海來歸的遺臣，招徠漳、泉、惠、潮諸州的人民。

遣長子經，駐屯廈門，統領附近的水陸軍。置將軍於澎湖，以相策應。

又通使馬尼剌（Manila），求聘於西班牙總督，冀取得海上的應援。

馬尼剌西班牙政府，雖明知來聘的目的，但震於成功的聲威，鑒於荷蘭在臺灣的失敗，表面禮待使者，暗中則派步兵八千，騎兵一百，以備變亂。

馬尼剌頗多中國的僑民，他們聽說成功佔領臺灣，放逐荷人，都很歡喜，不覺行爲豪放，恰逢臺灣使來，一時人心動盪，便發生變亂了。西班牙政府派已經準備着的軍隊，四出鎭壓。僑民力戰不屈，被殺幾盡。

成功派來的使者，逢這意外的變故，遂無結果的回歸了臺灣。

臺灣的人民，聽到這惡耗，痛同胞的慘遇，恨西人的殘暴，羣情激昂，都想爲他們的同胞吐氣，爲他們的新主揚威，都想他們的新主爲

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報讎洩憤。

但是，不幸，正經營着臺灣的新主鄭成功，這位民族英雄，却在這時抱病，對着故人新民，飲恨地永別了。

這時他僅三十九歲（時一六六二年，卽康熙元年，永曆十六年。）他從事恢復的偉業，從隆武元年起，至此凡十六年。

七　淸廷伎倆

成功進據臺灣，曾命劉國軒率師攻漳州。

這時有燕人方星煥，從兄星華，官於漳州，同被擒獲。但是不久，卽釋放了。

星華本酒家子，少時被虜出關，依託滿人，得官知府。釋放以後，又北上至京師，依他的舊主人。

舊主問他以海外的形勢，星煥乘間進說：

「海船所用釘鐵麻油，鎗礮所用焰硝，以及粟帛，皆海外所罕有。大都海濱之民，闌出貿易，爲之接濟耳。今宜盡遷其人，移之內地。距海若干里內，皆斥爲甌脫，畫地爲界。嚴申禁令，有敢越界者，論殊死無少貸。島上窮寇，內援既斷，來無所掠，如嬰兒絕乳，立可餓斃矣。」

主人深以爲然，又轉告於執政。上奏清廷。清廷採取了這建議，行「遷海」策，下詔東南沿海江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四省，遷沿海三十里於界內，徙三十里以內的人民於內地。並派遣滿大臣四人，分赴諸省，毁

壞州縣的城郭，盡燒民間的廬舍，督促人民，尅期遷徙。民間所積聚的什麽，有重而不能攜帶的，都縱火焚燒了。有違抗的，格殺勿論。

遷界以後，有越出界外的，立斬不饒。地方官知情容隱的，與越界的同罪；其失於覺察的，則減死罪一等。

這樣，以堅壁清野的方法，來斷絕成功的接濟。直到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）方纔開禁。

沿海人民，不願而被殺的，被迫而流離的，犯禁而伏法的，真不知有多少。這人工畫成的界線，髣髴如一條陰陽的界線，入此萬死，出此一生。

清廷明知成功是再也不會受他的威迫，他的利誘的了。便殺掉

他的父親芝龍及鄭氏在京的子弟們。

又爲分散他的內部起見，對於他的官屬，下了一道詔書。中有這樣的幾句話。

『凡僞官將士人等，有能將鄭成功生擒來獻，或斬首來降，必破格論功，錫封公侯。如不能擒斬鄭成功，或擒其妻子，或各率所屬僞官兵丁投誠，亦從優敍錄，不吝高爵重賞。』

可見清廷是怎樣顧忌恨毒這位海上民族英雄了。但是他的伎倆，其實不過爾爾。

成功死了，他的事業還由他的子孫持續二十一年。

成功生時，治家嚴厲。長子經在廈門，躭於聲色，與乳婢通，生子。成功聽了，大怒，令人赴廈，諭鄭泰監殺經及妻董氏。——這是因爲她教兒不謹的緣故。那時成功的病，已很危急，部下以爲亂命，未曾執行，所以經及董氏，得能保全。待到成功去世，臺灣將士，以經曾招父怒，用以繼嗣，殊非父的意志，便擁立成功的弟襲。廈門的將士都不平，以經本爲正統，仍相擁立，並發兵向臺灣。經破襲部入臺，遂繼承父親的職位。

臺灣平靖，經又赴廈，視察軍務。

清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，遣人招諭，經請如琉球、朝鮮例，不登岸，不薙髮，不易衣冠。清廷不報，議便中輟。

康熙三年(一六六四),繼茂、率泰出泉州,黃梧、施琅出漳州,馬得功出同安,分道進攻廈門。同時,巴達維亞的荷蘭政府,也發軍艦十六艘,水兵一千三百八十六人陸軍三十四人,相助作戰,以爲報復。清兵先後攻佔廈門、浯嶼、金門、銅山,經因衆寡不敵,退回臺灣。

從此以後,親族將領,大抵心懷利祿,無遠大的謀慮,陸續地投降清廷,鄭氏的兵力,愈加單薄了。

經回臺灣,把政事交給陳永華主持,對外遣使四方,開貿易的道路,對內勸民力農,獎勵教育,休養生息。清廷也因鄭氏遠隔,不加攻擊。雙方平靖九年。

十二年（一六七三）十一月，清平西王吳三桂據雲南、四川、貴州反叛，這便是有名的『三藩之亂』。

十三年（一六七四）三月，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，使黃鏞入臺灣乞援，許以漳泉二府爲酬。五月，經以陳永華爲留守總制，率馮錫範、陳繩武等，奉永曆二十八年朔，渡海西行。經請漳泉，精忠背約，因此耿、鄭交惡。福建尙存有鄭氏的勢力，海澄總兵趙得勝，邀其屬劉國軒，叛精忠而附經。六月，經取泉州。七月，清兵圍廣東的潮州。因總兵劉進忠已降精忠，精忠不能救，便納款於經，經遣金漢臣率舟師赴援。九月，精忠命王進攻泉州，被劉國軒、許耀擊敗。

十四年（一六七五）五月，劉國軒入潮，與何祐、劉進忠，徇未下的屬

邑。清平南王尙可喜，率軍十餘萬，傾銳進攻。相持多時，國軒食盡，計議退保潮州。一天早晨，尙可喜麾轂騎襲何祐軍，戰於鱟母山下。何祐身先士卒，直穿驍騎而過，國軒接蹤趕到，大敗清兵。追逐四十餘里。從此何祐國軒，威震南粵。六月，經率將圍漳州，守將吳淑，開城迎降。

十五年（一六七六）二月，尙可喜子之信，降吳三桂，三桂檄讓惠州於經，國軒入據。五月，駐汀州的精忠的守將劉應麟，祕密通款於經，吳淑入據。九月，清師入閩，屯仙霞關，精忠投降，請助清軍，勦經以贖前罪，其將馬成龍以興化通款於經，許耀入據。旋因他被淸兵戰敗，調趙得勝、何祐以代。十一月。精忠守將楊德，以邵武通於經，吳淑入據。十二月，淑拒淸師，天氣嚴寒，士卒皮坼，患凍瘡病，被敗。

十六年（一六七七）正月，清攻興化，行反間計，何祐疑趙得勝對己懷有貳心。得勝拔劍，指天自誓。祐仍不信。既戰，祐登臺望趙軍，趙軍潰亂，得勝親麾中軍，抽發齊射，一時清兵應弦皆倒。後來衆寡不敵，得勝見祐觀望不動，氣憤交集，大聲喊道：

『吾不幸與若輩共事！既無與戰，又無降理，赴敵以死，固其所也！』

說罷，從容下馬，又據胡床，挽硬弓擊殺數十人而死。興化陷落，祐逃泉州。

二月，清復漳泉，經退廈門。

三月，清先後的遣使入島招撫，勿從。

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二月，經又遣將劉國軒、吳淑等，分道進攻，連下十餘城堡。清總督郎廷相嗣公黃芳世及都統胡兔，按兵漳上，提督段應舉從泉州，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從福州，平南將軍賴塔從潮州，四路赴援。劉吳率兵數千，左衝右突，鋒利無比，閏三月，國軒敗黃芳世、穆黑林於彎腰樹，朱志麟、趙得壽敗胡兔於鎮北山，及段應舉於祖頭山，遂取平和、漳平，進圍海澄。六月，清廷下詔罷郎廷相，代以布政使姚啓聖，又以吳興祚爲巡撫，楊捷爲提督，率軍援澄。國軒因恐內外受敵，所以解圍一面，放一部的援軍進去，使消耗城中的食糧，重復合圍起來。食盡，城破，清兵喪亡甚衆，乘勝又取長泰、同安。七月，進略南安、惠安、永春、安溪、德化諸邑，國軒自圍漳州，又遣兵圍泉州，並斷漳州的

江東橋與泉州的萬安橋，以拒清軍。八月，清李光地從安溪出同安，吳興祚從仙游出永春，楊捷從興化出惠安，林賢等率舟師從閩安出定海，進援泉州，泉州圍解。國軒與吳淑、何祐等率兵五萬，分軍於漳州的龍虎山蜈蚣山。漳城兵少，哈喇達、耿精忠要想棄城避銳。姚啓聖閉了城，偃旗息鼓，乘大霧時，突以五千精兵衝出，攻破十六營，復長泰、同安。追楊捷援軍到，又夾攻江東橋，國軒不支，退據海澄。海澄三面環海，一面當陸。國軒於陸地的一面，掘濠引潮，以阻清軍；又不時出攻江東橋以窺漳州；更列戰船，以守諸島。

時吳三桂已死，清師破了岳州，因此調水師提督萬正色，督湖南、江浙的戰艘二百，從海赴閩。

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春，吳興祚攻陸路，萬正色攻海路，連陷海澄廈門。鄭經、劉國軒等，退歸臺灣。

清廷屢次招撫，都因鄭經堅持不登岸，不薙髮，不易衣冠，未有結果。這時，貝子賴塔，又給經一書說：

『自海上用兵以來，朝廷屢下招撫之令，而議終不成。皆由封疆諸臣，執泥削髮登岸，致此齟齬。臺灣本非中國版籍，足下父子，自闢荆榛。且睠懷勝國，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。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，不聽田橫壯士，逍遙其間乎？今三藩殄滅，中外一家，豪傑識時，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，毒瘡痍之民。若能保境息兵，則從此不必登岸，不必薙髮，不必易衣冠。稱臣入貢可也；不稱臣不入貢，亦可也。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，爲徐福之日本，與世無患，與人無爭；而沿海生靈，永息塗炭。惟足下圖之！』

經覆書請如約，但須留海澄爲互市公所。

姚啓聖因欲滅鄭氏，得臺灣以邀功，堅持不允，議又中止。

二十年（一六八二）正月，鄭經因病死。時年也是三十九歲。凡嗣位十九年。

以前經因西征，委政於陳永華，永華請以經的長子克𡒉監國。克𡒉就是乳婢生的，當成功時，已有人說他是孽賤，不當爲世孫以辱國，他旣監國，却能禮賢恤下，有成功的遺風，羣小以及他的諸弟，都怕他的明察。經死，侍衞馮錫範首先就用計罷永華的兵柄，因此克𡒉失去助力。這時成功的妻董氏尙在，聽進讒言，收監國印，幽禁克𡒉。克𡒉旣幽，不久卽爲諸弟所殺，董氏立經的次子克塽爲延平郡王。克塽年幼，僅十二歲，不能蒞事，所以授劉國軒爲武平侯，馮錫範忠誠伯。

姚啓聖鑒於鄭氏的衰弱，疏請乘機出師，於是清廷決意征臺。

二十二年（一六八三）六月，依水師提督施琅的建議，進取澎湖，先會師八罩嶼。

施琅本成功將，號稱知兵。曾有標兵犯罪，琅要殺他。成功馳令阻止，不聽，將那標兵殺了。成功大怒，下令捕琅，殺他的父親和兄弟。並說：

『此子不來，必貽吾患。』

琅於八年（一六六九）四月逃降於清，清授福建水師提督。

這時他準備做春秋的伍子胥。

劉國軒守澎湖，知八罩嶼險惡，便率精兵二萬，扼據風櫃尾、牛心灣等嶼；又屯兵約二萬於雞籠嶼，築壘設礮，以爲犄角；並於沿海密布

巨艦，準備痛擊清軍。

兩軍將合，琅令藍理等艦七艘，突入鄭艦陣中。當吶喊廝殺的時候，颶風忽發，南潮勃起，清軍前鋒數艦，被急流所衝散，國軒乘機，兩翼齊攻，合師圍上。琅坐大䑸，突圍赴援，流矢接連射來，中目幾死，祇得暫收兵八罩嶼。

清軍懲前次的失利，議分三路進攻。五十艘從東出，五十艘從西出，以爲牽制；琅從中出，自督五十六艘，分爲八隊，每隊七艘，以八十餘艘爲後援。這樣，殺國軒軍萬餘，焚艦二百餘艘。國軒不敵，退回臺灣。

清軍既破澎湖，乘勝又攻臺灣。到鹿耳門，因爲水淺，舟不能入，停泊海中。一天，大霧忽起，潮水漲高丈餘，舟師浮渡而入。臺民見了，驚訝

地說：

『先王得臺灣，鹿耳門漲。今復然，天也！』

七月，遣使議降。到八月十八日，劉國軒、馮錫範奉克塽降。

施琅到了臺灣，親赴成功廟中祭致。他是怎樣的感覺呢？且看他說：

『自同安侯（指芝龍）入臺，臺地始有居民。逮賜姓（指成功）啓土，世爲巖疆，莫敢誰何。今琅賴天子威靈，將帥之力，克有茲土，不辭滅國之誅，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。獨琅起卒伍，於賜姓有魚水之歡。中間微嫌，釀成大戾。琅於賜姓，翦爲仇讎。——情猶臣主。蘆中窮士（指伍子胥）義所不爲。公義私恩，如此而已。』

說罷，投地大哭，儘管怎樣措辭，究不免愧對故人哩，這也許是他不澈

底去做伍子胥的原因。但是他的忠孝（所謂『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』），他的公私（所謂『公義私恩』）是與賜姓的忠孝公私截然不同的。誰是，誰非呢？

清廷鑒於臺灣孤懸海外，要放棄了，專守澎湖。還是施琅有點見識，認爲中國東南形勢，在海而不在陸，沒有臺灣，則澎湖也不能守，奏請列入版圖。李公爵、姚啓聖都同琅議，這纔置府設縣，派吏統治。

由此可見當初鄭成功的卓識，而清廷是不配有這一塊領土的。

九　餘聞掇拾

明廷自從南都陷落，福王被執以後。魯王監國紹興，唐王也稱帝

於福州，都是同時的事，唐王立後，曾遣使頒詔於浙東，魯王不納，使者空還，從此閩、浙間的衝突，勢如水火。

清兵平浙，魯王航海，不久唐王也歸敗歿。後來魯王又在舟山失敗，張名振、張煌言共奉魯王，出走廈門，依鄭成功。

成功和名振見面談話的時候，成功劈頭就嚴辭厲色地責名振道：

「汝爲定西侯數年，所作何事？」

名振聽了，好比晴天打來一個霹靂，但他畢竟理直氣壯，所以毫不遲疑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應聲答道。

『中興大業！』

『安在？』

成功接口反問。

『事濟則在天地之間——不濟，則在方寸之間！』

名振乾脆地來了一個極大極微的解答。

『方寸何據？』

成功又接口反問。他愈逼愈緊了，他極微了。

『在背上！』

名振說罷，立卽解開衣服，側轉身來，給成功看好，像在說。『你瞧罷！』

背上刻着四個大字：

「赤心報國！」

深深地在那肌膚裏，極微中顯露了極大，這背就擔當中興的大業，這背勝於一切雄辯。

成功見了，暗暗佩服。

兩下默然，兩下會心，空氣由緊張而趨於嚴肅。

這簡短的談話，直截、犀利、激越而又沉着，好像是在短兵相接，誰有一點破綻，誰就粉碎；而露背的一閃爍，又好像是匣劍帷燈，吐露了萬丈的光芒。

他們不單靠着言辭，他們有鐵樣的事實支撐着他們的牙關，使

他鏗鏘，使他有力。

他們的生平，就在那背上的『赤心報國』四個大字，他們的相見就在那背上的『赤心報國』四個大字，他們憑着赤心，幹中興的大業，事濟則在天地之間。然而他們都失敗了，不濟，則在方寸之間。方寸何據？——在背上：赤心報國。怎樣的胸襟！怎樣的擔當！他們雖然都失敗了，不濟，其實還是在天地之間的。

這簡短的談話，一方面可以見名振的磊落，一方面也可見成功的嚴峻。他們的光芒，是相映並輝。

俗話說得好，英雄識英雄，從此成功便以上賓禮待名振，使他總制諸軍。

但成功自以為閩中遺臣之故，並不願奉魯王，所以遙尊在肇慶的永曆為帝，而於魯王，則修康公之敬。魯王也自去監國號。然成功與二張的交誼，則甚篤好，所奉的主子雖不同，懷抱是一樣的，一樣的是赤心報國，中興大業。

一〇 舊說述評

張名振病歿後，軍事便移交張煌言執掌。成功進據臺灣，煌言也參與的。煌言恐怕成功苟安一隅，無進取的大志，所以寫信催他內渡，說：「棄此十萬生靈不收，安用爭夷島？且苟安一隅，恐金廈亦不可

守！』

但他因爲臺灣初定，又是異地，恐怕荷蘭進襲，所以暫時祇求能夠保守，不想進取。

因此，煌言作詩諷刺他，有這樣的幾句，

『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？』

『圍師原將略，壘守亦彝風。』

『只恐幼安肥遯老，藜床皂鞋亦徒然。』

『寄語避秦島上客，衣冠黃綺總堪疑。』

成功看了，一笑而已。

與成功同時的黃宗羲，也是奔走恢復事業的，他在爲成功作的

賜姓始末一篇中，評論成功，却說：

「鄭氏不出臺灣，徒經營自爲立國之計，張司馬（指煌言）作詩誚之。卽有賢鄭氏者，亦不躋之田橫、徐市之間。某以爲不然。自緬甸蒙塵（永曆雲南失敗，逃至緬甸，時順治十六年）以後，中原之統絕矣。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於海島稱其正朔。在昔有之：周厲王失國，宣王未立，召公周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共和十四年，上不係於厲王，下不係於宣王。後之君子，未嘗爲周之絕統也。以此爲例，鄭氏不可謂徒然。獨怪吾君之子，匿於其家，不能奉之以伸大義於天下。愚謂海外尚多人物，當必有說以處此。」

煌言責成功的，是在苟安一隅，不謀恢復，因此有斷絕明統的危險。宗羲替成功辯護的，是說他的經營臺灣，不是斷絕明統，反之正是存續明統，並引據中周共和的故事爲證，比較要算客觀近情的了，但

也落在統的圈裏，而且後面拖了一條狐尾。

張黃二氏，生於封建時代，被封建思想所籠罩，祇知一姓，祇知有統不統，而他們又都是爲統奔走的人，這原難怪。但在我們，是不能斤斤於這一點的。

成功固然忠於一姓，存續明統，然而同時也就忠於漢族，存續漢統。這在現在看來，是極其明顯的，他是一位民族英雄。

至於他的不出臺灣，經營臺灣，則我們就世論事，也不能責備太過。因爲他從江南敗歸，精銳已經喪失不少，能在海中另闢疆土，已是識見卓越，難能可貴的了，而且初臨異域，對內一切都須從頭做起，對外不止單獨防範滿淸，最顯明的，還要防範荷蘭，或其他的國家。——

這正是民族英雄的特色，豈是僅僅忠於一姓，局於狹義的統而已！

退步來講，就是單獨對付滿清，內渡進取，然而那時清廷平定雲貴，對沿海的防範，愈加嚴密，也已格於形勢，不是短期間內的事。所可惜的，成功入臺，沒有多久，便已去世而使他的壯志他的偉業，都未能夠展開。

但這所謂格於形勢的話，是祇能用以評論成功，祇能用以評論別在國外闢一疆域的成功，祇能用以評論入臺不久便死而未能發展他的壯志偉業的成功，而絕對不能作爲一般逃避主義者，利祿主義者，小朝廷主義者的護符的。例如假定當初清軍入閩，成功既不掙扎，還說格於形勢，便不是了；或者投降清廷，像他的父親芝龍般，也說

格於形勢，便不是了；又或臺灣不是新闢的，而是固有的，即以此而自足，對滿清的入據中國，再也不想恢復，也說格於形勢，便不是了。這些，非但不是，還是無恥。這點是必須加以辨明的。

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
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再版

（民族英雄事略之九）

鄭成功

——實價一角——



3001——5000

編著者　陳子展
出版者　新生命書局
發行者　新生命書局

發行所　上海愛而近路　新生命書局
分發行所　南京太平路　北平琉璃廠　武昌橫街頭　新生命書局
門市部　上海愛而近路　新生命書局

